

乡土文学的一缕清香

□ 庄桂成

昨天上午,上完研究生课,回到办公室,打开手机。我在微信上收到了安颀兄传过来的散文集《一束乡愁》,打开一看,大约有十五万字,他留言说请我为这本书作序。随后,还专门打来电话,说一定请我答应。我推脱了几次,只能应承下来。

很早就知道安颀这个名字,听说他在监利县人大常委会工作,业余喜欢写一些散文和评论文章,投给各大报刊发表。因为我的专业是文学,对家乡文友的作品较为关注,但未见过安颀。直到七年前,经殷建奇兄引荐,我与安颀得以相见。他来到我所供职的大学,说他在主编《监利人》杂志,开办有一个栏目,专门刊发一些家乡游子的报道。他要求采访我,我知道自己的份量,再三推辞,但他要我一定要支持家乡的杂志,只得配合他做了讲述。之后,他每个月都会通过邮局给我寄来《监利人》杂志。

大约五年前,安颀牵头在公安县组织了《大荆州》杂志发布会,要我多邀请一些文坛朋友,去公安一聚。我便应邀约武汉大学樊星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德才教授、长江大学许连军教授、桑俊教授等一同前往。那次活动办得非常成功,安颀也对我多有谢意。后来,安颀又组织了一次文学改编剧本的活动,要在我供职的大学举办一次学术会议。当时,安颀带领一群监利文友,乘坐一辆大巴车,浩浩荡荡从监利来到武汉。看到安颀领着一大群人走学术报告厅,我当时深受

感动,我知道这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热爱到有些痴迷,而且还有深厚的家乡情怀,他想带领一群真正的“泥腿子”乡土作家,走进神圣的文学殿堂。

安颀将《监利人》杂志办了九年,真的不容易,到现在已近100期了,在这个崇尚物欲一切朝“钱”看的时代,还有人如此真诚地热爱文学,执着地办一本名不见传的杂志,真的是难能可贵。他到底还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但每次与他谈起,他有时较为乐观,但有时又较为伤感,自嘲说他办这本杂志,属于“自编自导自演,最后自取灭亡”。但语常说:“秀才人情纸半张”。安颀赠给我的杂志,以及他后来送给我的长篇小说《汉皇陈友谅》,我都珍藏着,空闲时也打开浏览一番。

安颀传来的《一束乡愁》,我是一口气读完。他的文才是久负盛名,我一直钦佩不已,这本散文集,又进一步加强了我的印象。他笔下的语言如同“桑谷粟麻”,沾满泥土气息,清新自然。这令我想起了昔日的农家,无不有一块“自留地”,细心打理,种上小白菜、茄子、黄瓜、花生等蔬菜及百合、牡丹、月季等花卉。甚至于墙根,亦有密密麻麻的爬山虎爬上墙面,占据“半壁江山”,推开清雅的凉爽。那样的小天地,只要进去,便感觉到欢欣、自在。这部散文集便是安颀的一块自留地。他一颗颗种下的,是具有温度的文字。那些文字有着水一样的柔意、阳光一样的温

暖。《网埠头的麻糖》《莲藕》《菜蕻子》《煤油灯》《少年挑夫》《百舌鸟》《胡须》,光是这些很亲切的题目,就像乡愁的炊烟,逗引着游子思绪万千。

安颀笔下的文字,有的还有些机警,细细品味之下,还带些许哲理,但又不同于高头案章,其中夹杂些感性的幽默。譬如,“一个人拥有漂亮的名字,固然是好事,但是行为亦要高尚,否则名实不符,是要遭人嘲笑或者鄙弃的。”(《名字的趣话》)“其实,欣赏别人,是一种优雅的风度,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是一种高洁的品行,更体现了一个文学大家应有的修养与良心。欣赏别人,春暖花开……”(《欣赏别人,是一种优雅的风度》)“我的心灵反而更加轻盈,微笑着迎接每一天,永远记住在雾旗下不要去采摘鲜花,因为弄不好就被硬刺划破了手,永远记住拨开黑暗的云朵,就是广阔的光明。”(《阅心语》)等等。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他的《凝固的美好瞬间》,其中之四云:“青青河畔草,长叶自然舒展,虽显芜杂,却有一种清雅清凉的韵味。河水清且浅,尚有生机勃勃的水马齿苋优雅地扩张。当然,图中最鲜明的当数羽毛皓洁的鹭,曲项轻鸣,高腿觅瓜。你看,它的黑眸凝视着水中的游鱼,同时一只腿踢出去,但又怕惊动游鱼。不过,长腿究竟还是轻轻触碰到了水面,微澜荡开去,宛若小河浅浅的笑涡……”如此清爽利落文字,都是难得的佳作。倘非胸有山水者,是做不出来的。还有他的《桂桥

庐》,其中说到,“好不容易熬到秋天,终于熬到头了。桂木托起一蓬蓬、一串串、一点点细细密密的碎花,那是金黄的香囊,似繁星镶嵌在深绿色的天空,柔而蜜的甜腻,时浓时淡,随风流转,满室馨香。浓烈时香甜馥郁让人微微酡然,淡雅时暗香轻幽幽幽如丝。深呼吸一口,胸臆充盈,满足。秋风微凉,暗香盈盈,青灯荧荧,自是别有风情。月夜岑寂之时,我总在想,吴刚捧出的桂花酒究竟是怎样的醇美呢?”这便是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让人不得不爱,可以反复咀嚼。

安颀对我说,这本书可能是“封山之作”。此书付梓之后,他将不再写作,而是“杖履走天下”,去游览还没有去过的九州秘境。我听后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终于可以放下一些事务,去饱览各地美景,修身养性,怡养天年。忧的是,这样一名有才气的作家,笔下散发着清静自然的泥土气息,怎能就此搁笔呢?若真如此,世上便少了许多带着江汉平原风骨与气息的佳作。因此,我希望望安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千万不要就此封笔,《一束乡愁》这缕乡土文学的清香,只能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逗号,绝对不能是一个句号。

是为序。
(作者简介:庄桂成,文学博士,教授,江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故乡的通天河

□ 杨朝贵



通天河不大,长五六百米,宽四五米的样子。其实在今天看来,与其说是河,不如叫小沟渠更合适些。

记忆中,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队(现在叫村)为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多产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大队委派年轻的左副书记来本队蹲点,左副书记为了落实上级安排,完成当年的粮食生产任务,经与队里商量,决定将原来种植油菜、大豆、棉花等农作物的白田,改种水稻,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而“白改水”则需要灌溉用的水源,因此,队里也同时决定开挖一条接通邻近大队那条和长江堤坝相通的小河。

说干就干。当天的动员会上,左副书记神情激动,手拿稿子,从国际讲到国内,又从国内讲到本队。听得是台下的男女老少群情

激昂,刚一散会,社员们就手拿铁锹,冒着寒风雨雪一齐上阵。而年轻的左副书记则是手拿着队里唯一的铁皮喇叭,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上下跑个不停,一边给社员群众鼓励加油,一边也是监督那些偷奸耍滑的社员,以免有偷工躲懒和出力不出力的现象发生。经全队社员近半个多月的日夜苦战,那条开挖一半的小河,从西向东,一直开挖到了邻近大队田亩的交界之处。但因动工较急,加之开挖之前,未能与对方就土地交换达成协议,只得暂时将开挖好的那段停了下来,准备在来年开春之后,再与邻村协商好后开挖下段。

谁知第二年开春,不论队里怎么与之协商,对方就是不同意这条已经开挖了一半的小河经过他们的粮田。因此小河引进堤外江水的想法也就成了泡影,而这条长达五百多

米的小河也就成了一条无头无尾,且无法进水出水的断头小河。雄心勃勃的左副书记,准备带领社员们“白改水”种植水稻,多产粮食为国家多作贡献的计划,因此也就只得不了了之。

当然小河已经开挖出来了,再将它填回去也不实际,尽管社员们有些怨言,也只得接受现实。开春之后,将河道的两旁分别栽上杨树、柳树,只是那原先种植豌豆、油菜、棉花的地方,还是只能种植水稻原来的作物。看着辛苦开挖的小河无头无尾躺在那块偌大的田野之中,发挥不了它应有的灌溉作用,不知是哪位好事的社员,为了发泄对半个月在冰天雪地里挖河的不便,便将此河嘲讽式的叫上通天河。

时间久了,慢慢叫的人也就多了,不知不

觉通天河的名字也就在本队男女老少社员中叫开了来。

虽然通天河无法引进长江的水源,但好在开春后的几场春雨,还是将它灌成满满一河,新挖的小河,起初那黄黄的河水,看上去还有点浑浊,可经过几天的沉淀之后,那河水清得就如同一面清澈的明镜,倒映着河两岸的新栽的杨柳,田边的油菜及天上的蓝天白云,一眼望过去,也煞是好看。

那河旁刚栽种的杨树、柳树齐刷刷的断枝上几片毛茸茸的新叶,在那一眼望不到尽头,刚刚返青的麦苗和油菜田间,给那片偌大的田野也增添了一缕别样的风情,也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一道最美的风景。随后的日子里,随着小河两旁那排笔直的杨柳树慢慢长大,每当夏天来临,那高大的杨柳树下,则成了社员们田间劳累之后乘凉休息的天然场地。而那清清的河水就成了我与儿时的伙伴摸鱼、戏水与玩耍的最好去处。

通天河这条留给我最深记忆的小河,却因1998年那场百年不遇的长江洪水,故乡人民为舍小家保大家,确保长江干堤的安全,在紧邻通天河上方约二百多米的洲堤,含泪扒开约百米多长的行洪缺口,洪水冲进了泥沙,已将我记忆中最美的通天河冲刷得面目全非。那排曾经婀娜多姿的杨柳树,只是在那片高低不平的沙丘上,留下一些东倒西歪的树桩。

多年后,当我再次回到这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看到那条曾经总在梦中见到的小河,以及当年意气风发带领全队社员群众开挖小河的左副书记时,刹那间,我不禁泪眼朦胧。当我情不自禁的再喊一声左书记时,他佝偻着苍老身子,花白的头发,在一阵微微的晚风中,和他那双粗糙手一样,不觉连声说:“别这么喊,别这么喊,早不是了,早不是了。”听着他嘶哑苍老的声音,我不觉喉咙一阵哽咽,我连忙说:“左书记,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好书记!”只是说着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

(作者单位:监利市文化馆)

难忘的编辑老师——李应凤

□ 曾繁华

退休后,我时常想起一位编辑老师,她就是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李应凤。

提起李应凤,我一贯称她为李老师。她中等个儿,一头短发。亲和的话语,富有特征的语言,给人一种“爱护、鼓励、诚恳”的感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认识”了李应凤。李老师是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节目的编辑、记者,我是一位热心的广播听众。那时的农村广播“大专题、小栏目”,每周分几个专栏,每天播出一个栏目,由一位编辑负责编辑。“农家事”“农村青年之家”“乡情之声”等都是节目她编辑的,带着田园露珠的报道,很受听众的欢迎,她编辑的节目也成了我的最爱。

那时的广播多么有影响力。我一向这么认为,广播是大众的,它不受任何局限。我选定了广播,写作就从广播稿开始。

年轻时的我,认知浅薄,但有追求,经常步行十几里去邮局寄稿。稿件有听广播的感悟,有身边的农家事,有村里的先进人物,有广播节目征文,有针对农村现象的评论。我壮着胆子给李老师的节目提建议,涉及广播节目播出时间内容,农村听众参与方式等方面,李老师尽可能采纳我的建议,除了在节目中播出,还来信回复。寄着对农村听众的关爱与鼓励,我从中受到鼓舞和力量。

起初我写稿,可以说是牙牙学步,稿子写得“三不像”,那是给李老师“添乱”。面对“不三不四”的随笔,李老师不厌其烦,择优采用。她曾说,针对我的角度、老朋友稿子还是优先考虑的。我清楚地记得一篇反映

社教干部清廉作风的稿子,写得不成文,不照“套路”。李老师就选取其中的一段在广播里播出,社教干部听了广播喜之不胜,大小会上点名说:“我们的工作广播里有声!”听到这话,我心里乐滋滋的。

坚持写稿,总有长进。听众来信、小杂文、小通讯等文章我都尝试,遇到写作困惑就向李老师请教。她常说,写作要有感而发。还特地在广播节目中给农村听众发出征文启事。我除了写一些小稿以外,也参加过“农民读书有奖征文”“刹三股歪风,促文明建设”征文,“家教”征文等活动,篇幅虽短,但凝结着李老师润色的艰辛。那时农村广播节目只有15分钟左右,时间虽短,内容鲜活,大伙喜闻乐听。当我的征文闻于广播,兴奋之情无以言状,内心涌起对李老师的感激,以至在田间劳作都要带上小收音机,生怕错过收听。

言为心声,广播传情。乡亲们也不时称道。我深感自己的不足,干脆的语言,信整的文字,能够上广播,还不是李老师的“栽培”?至于那些民间习俗、人际关系、怎样写好新闻报道等,我知之甚少。总是在投稿时给李老师附上一封信,要求李老师采用,还要求李老师回信。如今想起来多么幼稚。一位编辑记者面对广大通讯员,采访、编辑,有时还自己播音,时间贵如金。我当时那些不尽人意的要求,李老师在繁忙之中不厌其烦地来信答复。她说自己很少给人写信,占挤时间给我回信。针对我的想法,选录古诗或现代诗歌作答复。那打印的舒婷的诗歌《这也是一

切》令人深思,从而体会到李老师的一片真情。“一切的存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我人生的经历不也是如此?李老师在征文活动中给我寄来两本书《中国民俗词典》《中国实用人际关系大全》,并在书的扉页上各用毛笔、钢笔书写着“赠给曾繁华,征文纪念”字样。语句虽短,字体隽秀,蕴含着“爱护与鼓励”的真情。她多么善解人意,为我的教学与写作提供了“知识食粮”。可惜在繁忙的教学中我没有读好,用好这两本书,至今愧对李老师的良苦用心。

“城乡立交桥”“今日农村”“魅力乡村”都是对农村广播节目的化身。变换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情感!李老师对我无私的帮助跃然纸上,那一张张用稿通知单,一项项贺年明信片,一句句充满温馨、美好祝愿的话语,给人以启迪和激励。“《农家事》忘不了您的一份努力,一份爱心。”“在辛苦中又迎来了新的一年,愿每一年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感悟。”“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见金。”这灵动沉稳的字迹,这热情恳切的良言,催使我奋进,行稳致远。我有时写字也还带着李老师的笔法风味呢。

那是1991年的春节,李老师邀请我参加《农家事》的春节空中联欢,要准备四五百字的稿件,按李老师的指示,反复作《扎根水手,耕耘教育》的录音讲话。我要求修改讲话稿,怀着一种兴奋与好奇的心情,和外地的曾晓明、周廉、杨虹霞几位朋友去湖北省电台录制节目。足见李老师对农村青年的关爱,以及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我走进了刚刚兴办的三官小学,迈上学习的新台阶,扣上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学校准备组织全体师生上街游行,表演文艺节目,展示新型校风。校长要求同学们穿上节日盛装,或者身着时兴的学生装——“童子军”制服。并再三强调,如果没有制服,普通平常衣服也行。但是,破旧衣服要打好补丁,颜色一致,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都可以加入游行行列,参加庆祝活动。

由于家里困难,我经常穿的是亲戚朋友送的补丁加补丁的老式长衫或满清遗少的便装,很是落后、丑陋、别扭,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儿童,如此穿着实在不配参加庆祝活动,何况还要进行打腰鼓、独秧歌表演。眼眼睁睁看着一些家长忙碌为子女赶做新衣,多么羡慕,多么眼馋,多么向往。心想,自己的家庭刚刚从旧社会水深火热中冒出头来,留下的创伤还来不及医治,哪里有能力为我做新衣,更谈不上时兴的学生服?越想越难受,越想越心疼。学校举办热热闹闹的庆祝活动,如果不参加,将是我童年时代的最大遗憾。

眼看时间一天天逼近,节日气氛一天比一天浓厚,我的思想包袱一天加重,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心不在焉,魂不守舍。正当我处于绝望的时刻,守寡几十年的老祖母看出了我的心病,并试探性地问我:“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是不是在学校不听老师的教诲受了批评?说给我听听,奶奶去向老师赔个不是。”祖母的发问正好给我一个解闷倾诉的机会,我便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苦衷和想法,也不知奶奶能否理解和接受。万万没有想到,奶奶听了之后,不假思索地答应我,一定想方设法为我做一套“童子军”制服,让我穿上节日盛装,高高兴兴欢欣庆祝新中国成立。祖母早年丧偶,仅有一子,母子相依为命,熬过漫长黑夜。古人云:“母以子贵”。祖母疼儿疼女的慈悲之心邻里皆知,天地可鉴。她老人家的郑重承诺,使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真可谓喜出望外。然而,欣喜之余,我又为她老人家捏了一把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担心她做新的学生制服没有经济来源。

说时迟,那时快,祖母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她老人家不声不响,在低矮狭窄的屋子里架起了破日手摇纺车,寻找出一堆旧棉絮,在豆粒般的棉油灯下连夜纺出几盘棉纱。然后用邻居的老式织布机织成一匹粗棉白布。紧接着,从野外摘来满满一箩筐槐树叶子,将槐树叶子放在锅里用水一次又一次煮沸,再将煮好的绿水过滤出来,把粗棉白布放进去染色,最终染成了又青又蓝的“宝蓝布”。有了半成品,须知做成服装还要花钱请裁缝师傅剪裁缝制。祖母无可奈何,只好带着几个积攒下来换钱买食盐的宝贝鸡蛋作为见面礼,去请裁缝师傅帮忙,当面说了一些恭维话,裁缝师傅又是一笔难写的本家,也就为我做了一套时兴的“童子军”服装,了却我梦寐以求的心愿。

10月1日那天,天刚蒙蒙亮,周围传来一阵又一阵锣鼓声、鞭炮声,我从梦中惊醒,赶快起床,穿上心爱的“童子军”制服,跑步来到学校。但见桃李满园,笑语喧哗,人头攒动,红旗飘扬。这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天空格外蓝,蓝的和同学们的蓝色服装遥相呼应,辉映成趣。庆祝活动开始,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列,手持小红旗,一张张笑脸宛如开放的鲜花,纯洁亮丽,天真可爱。领队的同学吹响号角,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走向街头,涌入街心,夹道的群众翘首观望,将惊奇的目光聚焦在我们身上,扫描在游行的行列。此时,我鼓起勇气带头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腰鼓队、秧歌队队员披红挂彩穿街而过,欢呼声、鞭炮声此起彼伏,喜庆的热潮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小小的街道被欢乐的人群挤得摇摇晃晃,石板路磨出一道道足迹。

此时此刻,我一边呼喊口号,一边偷看自己的“童子军”制服,暗暗地同别人的洋蓝布做的制服相比,虽然有些逊色,但深感粗棉布乡土的舒适,深感老祖母心血的温暖,心里有说不完不尽的喜悦和幸福,一颗幼小的心紧紧跟随游行队伍的脚步,跳跃在欢歌笑语之中,一颗颗热泪不由自主地融入欢乐的海洋。

(作者单位:监利市经济和信

遗失声明

袁友军不慎遗失其登记座落为:监利市新沟镇前进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监国用(2010)第030105001-19号,权利人特此声明并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监利市白螺镇初级中学,因保管不善,将登记权利人监利县白螺镇初级中学位于监利市白螺镇红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土地使用证号为:监国用(1994)字第152904140号。现特向贵单位申请遗失注销。本单位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谢友堂、熊杏珍不慎遗失其登记座落为:监利市新沟镇光明路22号北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为:鄂(2019)监利县不动产权第0002472号,权利人特此声明并承诺: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自行承担。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袁友军不慎遗失其登记座落为:监利市新沟镇前进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监国用(2010)第030105001-19号,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办。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9月17日

监利市白螺镇初级中学,因保管不善,将登记权利人监利县白螺镇初级中学位于监利市白螺镇红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土地使用证号为:监国用(1994)字第152904140号。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办。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9月16日

谢友堂、熊杏珍不慎遗失其登记座落为:监利市新沟镇光明路22号北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为:鄂(2019)监利县不动产权第0002472号,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办。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9月17日